

政 治 經 濟 文 化 週 刊

時事評論

贈閱

THE CURRENT REVIE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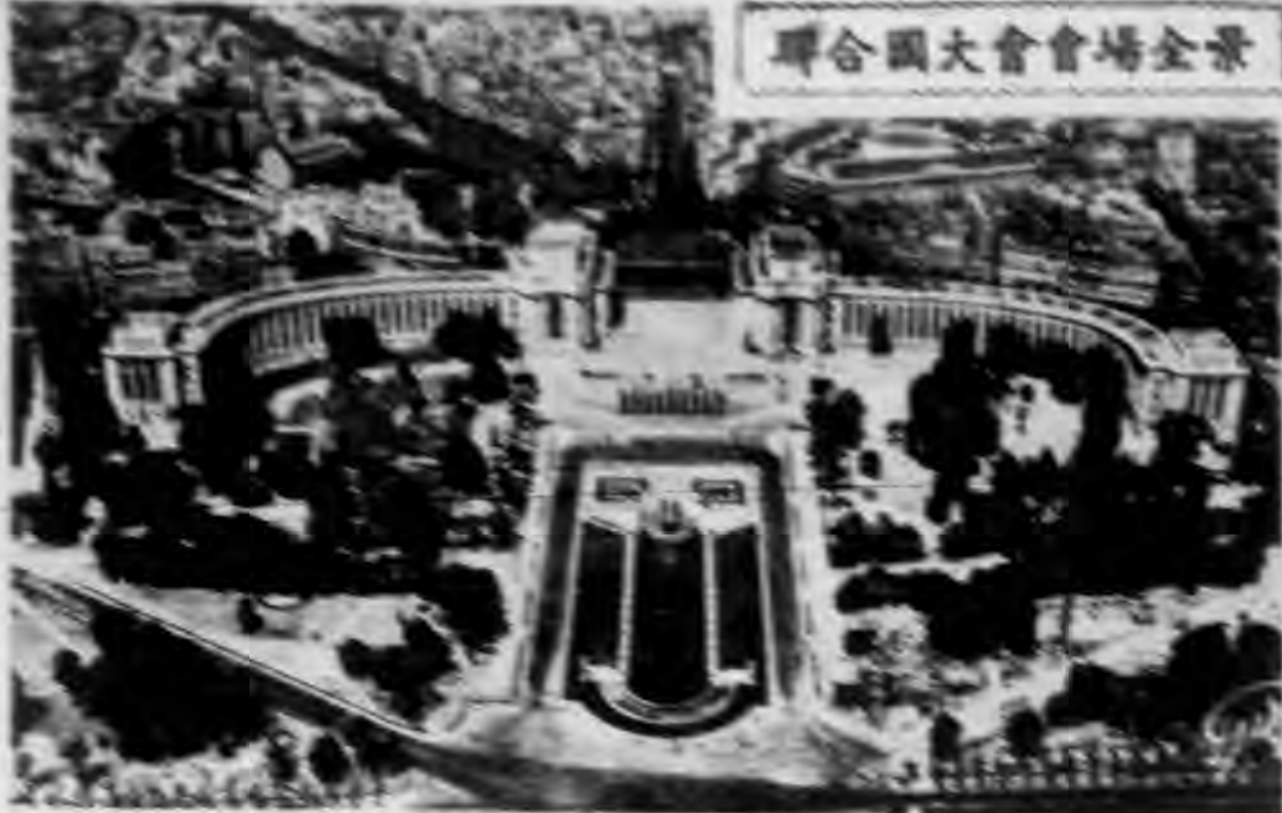
第一卷 第六十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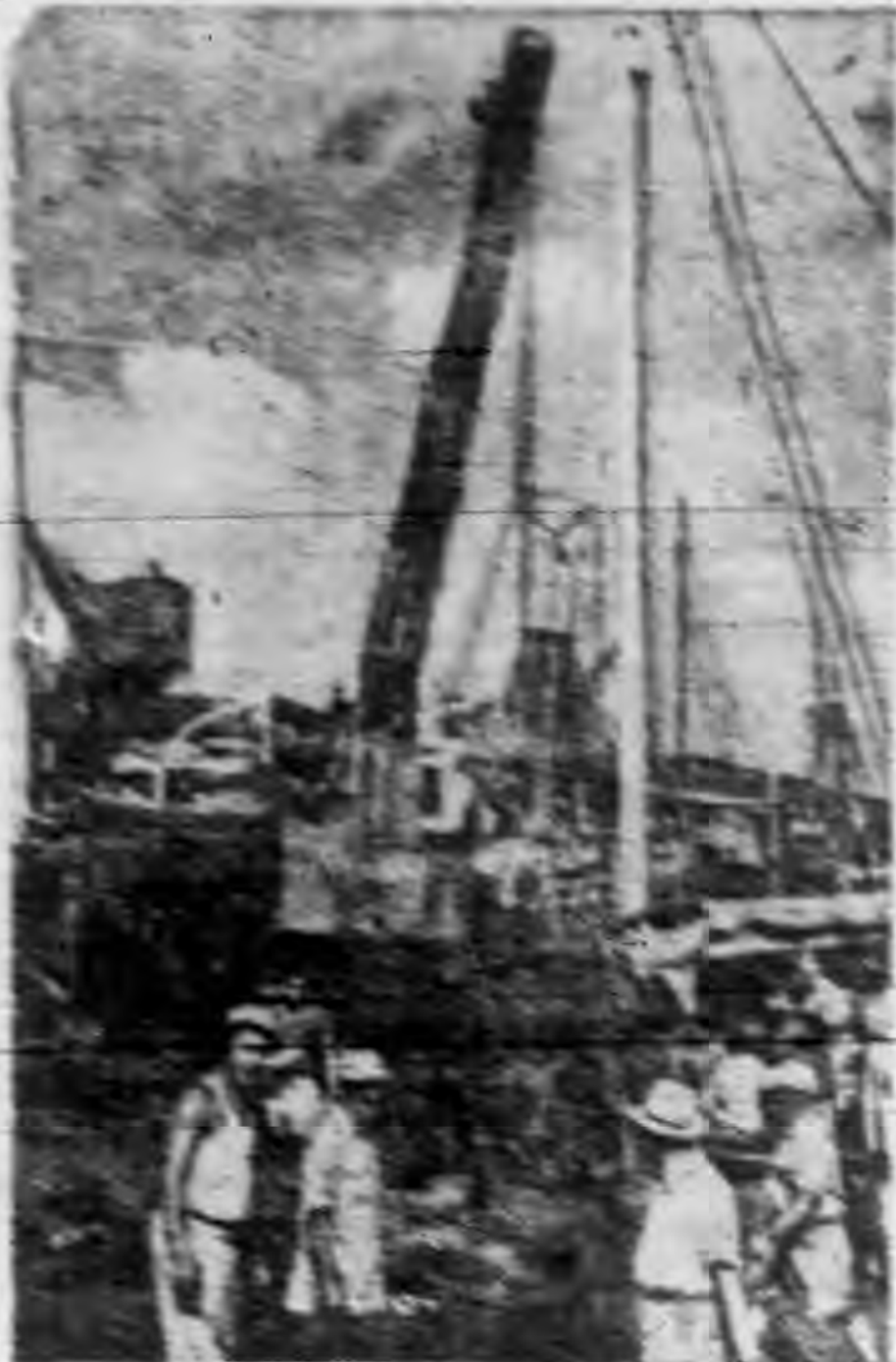
美名作家鮑華訪問
梅蘭芳博士圖為：

曹 禹
鮑 華
印大使女公子
梅 蘭 芳

LENA
ANSOGLICINA



↑ 聯合大會會場全景。中圖平台下而即大會會場，前而長方形地為花園，及後大和平正在裏面臨盆，似在月天唐子為聯合大會辦公處。（法新報記者自巴黎）



巴黎新港的建設。港口工人與一般土庫其輪船上卸下列重物的情形。港口正在以極速發展。新港的建設。目前多時計劃。努力進行。這個安全的商業中心。將使巴黎更進步。



↑ 上述為新法蘭西建設情形的一斑。



→ 美國政府（Dillon）與工廠中工作的一角。電燈工人正在裝設電線。該廠遵照政府政策，預定每月能生產五萬五千個。



← 馬里山橋以東的柏利亞境內車路

時事評論週刊

第一卷 第十六期

民國三十七年十月二十日

發行者 時事評論週刊社

主編 潘世傑

總售處 上海山東路二二一號

五洲書報社

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12號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電話九六〇一五

印刷者 六聯印刷公司

上海（19）周家嘴路108號

電話五二一八一

國內各大書店均有出售

目錄

封面：美作家純華訪問梅蘭芳博士

時事寫真：五幅

短評：答覆一羣讀者 從速釋放學生

當前教育問題

對當前大學生自由的看法

美國的第三黨——進步黨（續）

論威權模倣

昆明社區的變遷

美國共和黨

聯合國大會特輯（二）

早春（續）

大學

如何為青年著想

臺灣的社會問題（香港通訊）

流亡在平津的東北學生（北平通訊）

中津間的走私（廣州通訊）

定價：每月三個月十二期國內全圖一元二角

外美金一元八角六個月二十四期國內全圖二元二角

國外美金三元五角全年四十八期國內全圖四元四角

掛號郵寄 郵費另加

△調整稿費標準啓事

茲以本刊稿費微薄，為應投稿者之難

爰起見，特將稿費標準調整，改為每千字

肆圓至拾圓，期使稿件，源源而來，幸

答覆二章讀者

◎先生們本刊的內容「複雜，無系統，不簡單，同時更太繁雜。」這意見十分寶貴。但爲何說的是事實。這在我們開辦受之以前，並未向先生們徵詢。不過我們也還願意增加中道，就是「時事評論」的歷史太短促了。雖然，「好的開始等於成功的一半」。但我們絕對不放棄。不放棄。我們正在個個好的方向進步。如果能夠以時間，如果我們的環境允許。我們自個可以把握這刊物。目前還有一個不成其理由的理由，就是目前的條件又不大願意「多產」。所以過去的幾期，我們都是作「精選」「摘要」的。現在我們中道進步。直到最近兩三期，我們才敢於「選擇」了。這之後，我們可以對於「選擇」了。我們希望今後的「時事評論」能夠一舉比一舉給實。請諸君繼續支持。

三評短三

◎「軍事」的推測，軍事評論「在目前的時候十分重要。不過這在事實上是有困難。這倒不是說我們沒有這一方面的事實和常識，而是說在政府的法令之下，我們實在有難於「中道」。因爲這種「推測，軍事評論」的結論，老實不客氣地說，十有九是下不於政府。如果政府也要引用其「推測軍事」的話，那我們這刊物下道會給其控制嗎？所以這一篇不能算到。請先生們特別原諒。(余才友)

對來信

讀者先生！
當我們收到貴刊第十四期中「給投訴的明友們」一文後心裏引起了不少的思想。現在我們有一些

小小的意見。大抵的候候於「貴刊」想先生們一定能夠接受的；貴刊定名爲時事評論，各們顯名思義。就知這刊物是側重於批評時事評論的刊物。同時先生們又會聲明，貴刊是一本純爲人民說話的刊物，不投機，不取巧，也不搞大架子，又不是什麼人的尾巴，更不信任何人的隨聲。誠然，一本專們替人民說話的刊物，當然應當這樣做。可是在目前的許多刊物中要真正做到這樣，那真是沒有，像個左，各領右，專門替人宣傳，在中國，那成了風中之燭，黃沙一掃，要不得的。爲人民說話的刊物，絕不能走這樣的道路。貴刊能走上正軌，那真是值得各們佩服的，與時亦應推廣之。但當各們規定內容以後，就覺得有許多地方不該讀者需要——尤其是人民所關心的讀者。就以第十四期說吧，中國的現狀評論，都是瑣碎，無系統，不切實，同時更太繁雜。這或許是各們少數人的主觀意見，這不能代表多數或全體讀者的意見。不過各們總覺得要刊門外，一定要看這類的。所以各們希望以後貴刊能多以這類的評論，不要被評論的對方是黨門，官官，都不要怕。同時各們在讀者的地位亦以最大的力量來推廣。因爲激烈的言論才是現在中國人民所需求的。

從逮捕學生

據報最近本年八月二十七日，陸軍部捕獲的學生，據報將近兩月。但兩月來，偵查工作尚未完畢。現上海一地被捕學生八十餘名的家屬，在十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時假中央黨部舉行委員會招待各界，希望將被捕早日處理，並要求保釋各生。這番要求和這要求是十分正當的，政府應該採納才對。

本來，政府這次利用特種捕獲學生的方式，來阻礙黨的進步這類的舉動，是大有商榷餘地的。於不論「亂黨用重典」的政策在原則上無問題，在客觀環境方面無必要。就事論事這高壓政策的後

果來看，「毛匪」使人覺。政府有如此一舉之舉。這高壓政策本來是想要拘捕共產黨分子的。但實際上捕到的大多是熱誠，愛國而不滿現狀的青年。真正的共產黨分子可以說絕無僅有。再這高壓政策本來是想要學校安定的。但結果適得其反。根據各方面的情報資料，可以知道這高壓手段在各學校引起了無限的騷擾和無限的恐怖。

日本內閣改組

在華的相約之下的近田內閣，終於九月八日辭職。繼而和電工大勳的繼任內閣，由更加右傾的保守反動政客吉田茂再度出閣。現在新內閣人事大體已定，因各政黨及無黨派人士的堅決拒絕合作，已被迫而趨向於一黨內閣的形勢。從此，他的繼任保守的姓名「只自由黨」的一個人，可以明目張膽地幹一下了。

據新近東京十七日電，吉田自如其內閣壽命不可長，故亦不勉強繼任人才，在無適當人選時，即預備辭職。可知他一下手，已不合衆望——雖則不合人民大眾之望，更在道外。他所以敢於這樣大膽幹者，都因有美國政府及其在日本的代理人的支持與維護。吉田不但反共，而且也反對黨內的進步與實力的「中道政治」。當道田在搞「中道政治」很起勁時，有一個記者去訪問吉田，他回答道：「中道是什麼東西，我不知道，請你去問道田。我以爲中道是別人的，欺騙民衆的。我是資本主義的，只知道反對共產主義。」他的頑固保守而有所恃而無恐的態度，表現得很明白。

在英帝國主義在遠東支持保守勢力而維護其主勢力的一貫政策之下，遠東各國的政治將趨於反動，而擁護民主的人士和人民大眾的奮鬥工作，將會在艱苦，這是說得定的。

(明)

當前的教育問題

鄭亨

查法規定教育經費佔全國預算百分之十五。現在教育部已經通令各級學校知照了。這不過是發生一種象徵作用，但對目前這最嚴重的教育界說來，總算說是一個人興奮的喜訊。所謂興奮於無，有總比沒有的好。

當然，對教育界的不景氣，教育當局該要負大部份責任。過去的經費雖然有限，但不至於像目前這般多。現在經費一口氣增加了兩倍，今後如果還不能夠善加利用的話，那不僅教育界還不會有繁榮昌盛的希望。所以教育當局不負責任的說法，切實檢討過去的缺點來作今後的參考。

在原則上，教育當局對胡適先生「十年教育計劃」應該重視。不過我對胡適先生所提的，就是胡先生「十年教育計劃」並沒有經過審慎的考慮，缺點尚多。這許多教育界的先生們已經嚴正地批評過了。但是，胡先生說把有限的經費，集中用在幾個學校的辦法，實在可以作為一種參考。只於技術方面的問題，當然可以從長討論。我也覺得，過去那種沒法平均維持的辦法始終不是一種辦法。因為「一盤散沙」的學校「瓜分」掉了有限的經費，其他一些辦得還好的成績卓著的學校，更得不到足等的經費了。這「一盤散沙」的學校，終於被送成了一個「不死不活」的局面。所以教育當局應該速改這種「不死不活」的政策，對各級學校要切實加以整頓才對。老實說，那些「一盤散沙」的學校是應該要給裁撤的。只有這樣，才可能有救的把有限的經費集中用在一些辦得還好的成績卓著的學校。而中國今後的教育界也才可以朝向繁榮昌盛之途邁進。

我始終覺得由特種刑事法庭審訊「職業學生」的辦法，不大完善。這個辦法在「法律」上當然有根據。但在事實方面也許會收到完全相反的效果。政府對學校就是要求學校安定。但這個辦法不但不能使學校安定，反而會增加學生對政府的仇恨。職業學生現在學校裏面，真正的「共產匪徒」只有百分之三。其他百分之九十都是無黨無派。不過我們知道職業學生所說的無黨無派，都是一種熱情而愛國的青年。他們對政府，老實說大都是怨憤的。因為他們不滿現狀。另外他們對「共產」又都是同情的。而少數的「共產匪徒」之所以能夠把學校當作政治鬥爭的場所，完全是因為這個緣故。政府要學校安定，首先就應該把這個政治鬥爭的場所，從學校裏面完全剷除掉。我覺得政府要肅清學校裏的「共產匪徒」，在事實方面是相當困難的。這次特種刑事法庭審訊的學生，大概都是一些自治會的幹事，或者什麼團體什麼團體的負責人。不過這些學生都不是「共產匪徒」，而是死於熱情，愛國，不滿現狀的無黨無派。因為真正的「共產匪徒」都是組織得相當嚴密不出頭的。所以特種刑事法庭不能肅清學校裏的「共產學生」，不能使學校得到安定。

所以我向政府建議：(一)在學校以內，政府要讓學生有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二)學生如果到校外作政治活動，妨害公共秩序，可以由警察局加以逮捕，在二十四小時以後移送法院。這兩個辦法已經是老生常談了，可以不必多加說明。不過要請地方治安機關特別注意，不要輕舉妄動，以為鬧出禍來可以隨便把責任往「共產匪徒」頭上一推了事。這兩個辦法是屬於消極方面的。另外在積極方面，政府整頓學校的主要目的，應該要使百分之九十的熱情、愛國、不滿現狀的學生蔚為國用。所以還應該：(三)使社會與學校打成一片，政治與教育合流。因為學校是社會的縮影，教育是政治的一環。如果政治不上軌道，社會動盪不安，那整頓學校是不會成功的；(四)「黨派退出學校」只能是一種理想。上面說過，學校是社會的縮影，教育是政治的一環。既然這樣，那要黨派退出學校是不可能的。說到這裏，那國民黨學生底責任就格外顯巨了。他們應該在課餘對「共產匪徒」整頓，也請教授開座談會，也拉同學開座談會，也組織各種各樣的團體公開活動才對。他們不要再像過去那害怕見天日地躲藏起來，不再要像過去那要忍氣吞聲地委屈自己。他們應該要以堂堂正正的國民黨員的身份和同學們見面才對。

還有一個異常嚴重的問題，就是政府應該火速安置各個大學的畢業生和東北、太原、開封等地流亡在平津京滬的大中學生。我們覺得安置學生在目前十分重要。今年全國各大學的畢業生一共有兩萬多人，政府有責任安置他們。因為他們是政府花錢送進出來的。不過要特別注意的，就是安置學生和收容難民大有分別。換句話說，政府要他們獲得適當的職業，要「人盡其才」地加以利用。另外那些東北、太原、開封等地流亡的大中學生，衣食住已經對他們形成了極嚴重的問題，情況確實慘痛。而且從報上常可以讀到關於他們「討食」的學生，甚至「給毒為盜」的消息。那他們對社會安全已經構成了一種威脅。光北平一地，流亡的學生就有一萬七千人。其他漢口、南京等地雖然沒有統計，但數目也不會太少。政府應該安置他們。在目前，政府應該讓他們得到糧食。應該要讓他們不致廢學。

在過去，政府所擬定的一些關於安定公教人員底生活的辦法，比如直系親屬米貼，生活補助費以及物價指數退還辦法，都可以說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所以公教人員始終過着一種極不穩定的生活。到現在，政府改革幣制，廢止物價指數費給薪工的辦法。同時以法令強制把物價凍結在八一九的水準，以求公教人員底生活的安定。但是事與願違，法令絕對不能凍結物價。所以公教人員底生活還

第三是言論與出版的自由，這兩種自由是根據於上面兩種自由而產生的。當他們用言論充實了自己之後於是就覺得甚麼是應該宣揚的，是可以用來作規範的。什麼是不好的，是不適合時代和人民的要求的。接着一種善良向上的責任心，促使他們起來改革。本來，自由產生於不自由。民主產生於專制。民主和自由在歷史發展的軌跡上，自有它演進的秩序。換句話說，自由和民主是人類進步累積的成果。這成果，現在還繼續的向前進的道路上。

現在是民主的政府，人民的世紀。我們不能曲解了民主的意義。要認清民主政府是人民與政府之間訂立的一種互相遵守的契約。人民進行政府所訂定的法令，政府代表最大多數人民的意志。十九世紀西洋的功利主義——也就是邊沁主義，當且是代表最大多數人民的幸福，何現是進步了一世紀的民主時代？我們知道在

美國的第三黨——進步黨 (續完)

徐秉讓

總結一句，進步黨的發展，建立在「普通百姓」上。——中小資產階級，職工會下層領袖和成員、開明而覺醒的知識分子、覺醒的農村工人和黑人。假如說，共和黨和民主黨是傳統的特權階級的政黨，那末，進步黨確實是人民的政黨。當然，進步黨在大選中的前途不容過分樂觀。排列在進步黨前面的還有許多困難的阻礙：首先，二個老黨擁有全國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宣傳工具（報紙、無線電），他們集中力量一致打擊進步黨運動，並每天麻痺欺騙廣大人民。其次，許多法律和法律的限制阻止第三黨運動在各州展開。譬如選舉稅的不勝負荷，再加各州的選舉法，黨派士必須由選民的簽名呈請方能競選，且各州的簽名呈請的人數和手續也復不同，這使某些州的選民想投票黨派士的願而不可得。最後，奧共與黨派士的關係，也使某些美國人民對黨派士的願而不可得。最後，黨派士的每日工人報的，黨派士認為奧共太積極的援助他的運動，反會影響他的運動前途，減少他的選票。至於，美國自由主義者的分裂，和工會上層領導分子出賣了工人運動，也在無形中削弱了進步黨的力量。

進步黨不僅有許多自身的困難和障礙，且有更多外來的打擊和迫害。第三黨運動的展開，無不給黨派士帶來威脅，因而它的勢力愈長大，愈受到人民的擁護，它受到政治階級的威脅將愈可怕。天折的憲法草案，其打擊的目標分明不僅是黨派士，而主要是打擊「黨派士」和「受黨派士控制的政府機關」——黨派士的進步黨。進步黨費城大會前二日，即七月二十日，聯邦調查局逮捕美共領袖十二人，隨後全國增加人民的「赤色恐怖」，以削弱黨派士和進步黨的聲譽；因為美國的輿論，早就與黨派士和黨派士第一。八月初，黨派士又製造紅色間諜案，

民主政體下，人民可以指斥政府，糾正政府不對的措施，並且可以公然反對政府的違背人民願望的決策，這是人民的權利，也是人民不可逃避的責任。

最後一種該輪到身體的自由了，這次特別法庭的大拘捕對大學生的身體自由，無疑地是一種極端嚴重的迫害。這不過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而已。而這當然是極不合理的。我們堅決反對。要知道，沒有一個大學生是願意讓他的祖國毀滅的。他之所以不滿現狀，其所以投身於高漲澎湃的學運浪潮，只是渴望有一個合理的社會而已。難道這就應該被拘捕嗎？要知道這樣的理想是拘捕不了的！與可斷，身可殺，而真理永存，望政府好自為之。古人說得好，「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 ☆ ☆ ☆ ☆ ☆ ☆ ☆ ☆ ☆

被調查的都是羅斯福任內的自由先遣份子，其中有幾個與黨派士有密切關係，他們的目標是想藉議會的特權來打擊進步黨。

不僅是華盛頓的白宮和國會，各地方的黨派士也向進步黨展開攻勢。據說黨派士的大學教授和州政府官員有許多被派派職或革職；為進步黨簽名的許多人遭到不許參加進步黨會議的恐嚇；與進步黨會議同時，三黨在喬治亞舉行二十年來所備見的大規模示威；副總統候選人泰勒，在北明翰從「黑人入口處」進入會場，竟遭逮捕拘禁，被控違反「隔離法」，處以罰款，黨派士本人在各地旅行演講，有時得不到會場，沒有座位或發音器。

正如黨派士自己說：「對我們的逼害，恰足表示我們得提起我們的重要。」「這些的政變，不但不會發生效力，且會引起美國人的反感，同時反而加強了附從我們的運動的人們的決心。恐怖主義徒然叫許多人的眼更覺亮。」

進步黨的道路雖然崎嶇險阻的，用市儈的眼光，過早地測量它在大選中的成敗，那就低估了它在美國政治鬥爭中的歷史意義。它不是單純爭取選票的黨，縱使在今年大選中輸掉了一個回合，也絕不等於輸掉了戰鬥。

它是一個發展中的運動，一個有吸引力的結合，它是時代的產兒，它與人民同在；它的要求，非與黨派士所願望；它的作用，亦非與黨派士所願除。這一支「革命的軍隊」，終將成為全美人民的新生隊伍，去擊敗黨派士階級的反動統治，而建立起一個和平、自由、繁榮和進步的美國。



早春

(續) 端木蕻良

「你出去這半天，把奶奶想得什麼似的，你爲什麼就不好說一聲，奶奶撒下人馬到處都找到了，那裏有個影兒來。」

「這年頭兒馬蹄兒亂的，要是有個一差二錯，可怎麼辦，你一年大二年小的，以後可聽點兒說吧，別人的心都爲你碎了，你連看見都難看見。」

「我急急地換衣服，那裏聽進去她的話，穿了衣服，洗了臉，三步兩步就往外跑，一出門正和媽媽撞了個滿懷。」

「媽媽看見了我，便喝住我，我壓好在地中心垂手立站。」

「那裏跑，你這條野馬，要不給你拴上了籠套，天下也會大亂了的。」

「媽媽，姑姑來了。」我攔住了媽媽撒起嬌來。

「你不要以爲我輕飄飄的放過你讓去的，過後我還要和你算賬的，一會兒你就知道我的厲害。」

「我一點都不佩服媽媽的說法，我說：『一個春天，才放我出去一次，我找姑姑去講理去。』」

「你出去一百次也可以，可是咱們家沒有這樣出去的規矩，你爹把你們交給我，在我手裏出了閃錯，我可是担不起的。」

「爹那回來不是帶着我騎馬在甸子上跑。」

「他陪着你上天我也不管，我可陪不起。現在我有事，等我回來了，我才讓你知道點我手裏的厲害。」

「她在箱子裏翻出一些單據貼子，拿着匆匆的便走了。走到外屋聽她和下人說：『告訴大管事的，把派出去的人都叫回來，把大門上了。炭升好了嗎？』」

「我才聽不進去媽媽的話，我連想都不想，一溜煙跑到姑姑那兒和我姑姑躲在一起。」

「姑姑問我做些什麼。我說我畫了很多畫。她讓我拿來給她看，我從畫匣子裏檢出來，她最喜歡我臨寫的卞世甫的香妃像。我的心又都跑到姑姑身上，方寸和金枝姐說的什麼話作的什麼事，我都忘得誰知道跑到那兒去了。」

「我說姑姑我給你也畫一張像好不好。」

「姑姑說好的，要是畫完了，她用金鏡框去裝起來，我說不好，我本來想說用柳枝兒的，用柳枝作鏡框該多好，光清嬌嬌，還帶着一種清香的苦味。但是我想到姑姑一定嫌她貴氣，我就有說。我說要用一滴一滴的水銀用絲線串成珠子，遠遠的看見，還像在飄似的，姑姑聽我想得美。我自己也覺得美，差不多一時被那幻想帶了走，姑姑和我說話，我幾乎沒有聽見。提到柳枝我就想起森林的事，但是在眼前一幌，就又壓下去了。」

說。

「跟我去吧，離開媽媽了嗎？」姑姑這着問。

「姑姑比媽媽好。」我這得學着會說話。

「你今天跟我睡好不好。」姑姑笑着問。

「好，我願意。」我很認真地回答。姑姑和媽媽感情最好，像親姊妹似的，她們一來便不覺日夜裏的話，有時她們還在一個床上睡，媽媽就又恢復了沒出嫁的姑娘似的生活，和姑姑有說有答。媽媽檢着她喜歡的什麼給姑姑吃，差不多有時都要親手給她做，姑姑也過來幫忙。一邊做一邊笑。媽媽有什麼新鮮的衣料，或者打了什麼新奇的首飾，都翻出來給姑姑看。或者什麼靈驗的女人的藥，也要分給姑姑吃，什麼西藥紅花，或者用家製的鹿茸配的百補藥丸，都是事先就用梨木製的匣子分出來，包好了，用棉花裹好，預備走時好帶着。她們每回都有小玩意兒互相贈送，或者她的一隻帶彈珠的小鏡子或者媽媽的一隻那小古錢，或者爸爸帶回的法國的香面子，放在衣服裏不會發蛀生蟲。或者幾個奇異的鈕扣，或者一個繡花的針插。我姑姑嫁給馬家，他家是很有錢的，是亮亮堂堂的，他家又有世襲的功名，又是最大的土地的領主和幾家聯號的財東，凡是「實」字號的生意都是他家開的，但是姑姑對姑夫不滿，所以常常回娘家來，而且回來總是一個人回來。姑姑在娘家頂得臉的，但她看不上姑夫。我姑夫是個浪蕩子，但是非常崇拜我姑姑。可是姑姑不願打理他。我姑姑出嫁是經我爺爺許配的，出門的時候，單是鞋就做了三百雙。枕頭頂子掛滿牆。因爲姑姑和我爸爸感情也好，陪嫁的地就有五十畝，爹爹說是送給將來的外甥女買花兒戴的。我從小就

和姑姑好，不是姑姑做的兜肚我不穿。我母親在外面吩咐一陣子，便像個小姑娘似的回來陪姑姑說話。

「我也風起來了，好像又是做姑娘時候了，反正他也沒有在家，依着我們捉妖吧……我讓他們生火鍋子，我們一邊打扇一邊吃辣子。」

姑姑說：「哥哥要回來，一定說我把錢燒壞了。把節氣都給改了。」

媽媽推氣的說：「我們再過一個年，剛過去的是大家伙兒過的年，那我們不惜罕，冷齒寒天的過的禿尾巴年，現在春暖花開我們過自己的年。」

姑姑笑吟吟的取笑着說：「你比我上回來更年青了。哥哥一定待你更好了。」

媽媽說：「可別來惹我，惹出了眼淚你是擦不淨的。反正我也老了，一個年也是過，兩個年也是過不是。」然後又正經的說：「還不是因爲你回來我才年青了嗎？」過了一會兒才又說：「我真是常常想，咱們女人爲什麼一定要出嫁呢，明知道男人沒有一個好的，還得送上門去上當，讓他們挑肥揀瘦，說短道長的得弄够了，人也老了，罪也遭够了，把一輩孩子向你懷裏一推，管孩子去吧，你生下來的，你去管。從了這一升而爲老媽子，外表上看着真是一品夫人了，誰知道心裏吃進去多少酸心苦。本來他生的這輩子龍孫我也管不起，我也不過是怕孩子們長大了想怨我胡塗罷了，他們身上修整齊齊的，沒有缺胳膊缺腿的就算我對得起他們。我雖然做事不到，但是他們的心我沒有少操了。現在那幾個念書去了，他們怎樣我也管不了，路遠山遙，我怎能使上心，也不過是半夜醒來想想，心裏難過，一陣子就罷了。就是這一個小的，越是我心愛的我越指望他成人。我真擔心，他長大

恨我，他又是最小的，現在家裏又沒有男人，天天和女人們混，我這孩子將來長大一定不會快活，我怎麼能把他放在一個粗粗拉拉的野地方去，幫着人家放木頭，放牛羊，變成個兩棒子不動一棒子的打不倒的孩多好。我任着他們將來苦點心裏到快活，就真我做母親的對得住他。我這輩子就是睡不覺不睡，但心裏總是一個團圓兒似的，就拿我說罷，我就想媳婦一輩子，我總到你們這深宅大院的，我可真不快呢！

姑姑笑着說：「你別在這個兒勾引我，你不是做媳婦給我看看嗎？你要成心惡毒我，我就走。」

母親忙說：「到底是會家的人，惹不得，還真有說他們什麼呢，你這兒就給報仇了，我不過一年到頭可下子看見了親人了，懶懶倒懶的說得點兒吧了。而且，你也不總是形容我好像享了多大福不是嗎？誰知道也不過是半斤八兩就是！」

姑姑故意俏皮的說：「誰不知道哥哥待嫂嫂好，你就是怕我傷心，故意這麼說就是，我是聽不進去的。」

媽媽說：「真是親生的兄妹呀！幸而我還沒在你們面前說他什麼，要是背地裏講了他什麼三四短，你還不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他才怪。」

姑姑說：「好嫂嫂，別講些歪話了，我把兩性帶去，行不行。」

媽媽說：「快帶去罷，他少在家呆一天，我少操一天心。」

姑姑說：「可是一拜為定，別到時候後悔不憐。」

媽媽說：「我不會留他的，今天一天你問他，他到那裏去了，今天你是看見的，弄得雞飛狗咬，房脊的瓦都翻個了。他回來還像沒事兒一樣，你上那兒說理去，他們爺們兒什麼都是對的，這

個從小就是這樣的，長大了比他爸爸還

要壞哪！」

姑姑把我揀在她的懷裏，我心裏雖然想起金枝姐，但看見姑姑臉龐照人的臉，又聽她媽亂七八糟的事，心裏都飛到這上邊來了，那裏還記起金枝姐。姑姑一邊和媽媽說着話，一邊逗弄着我玩。我簡直心花怒放，什麼都忘記了。

「而且日子也越過越緊，外邊支着個空架子，裏邊祇有開支沒有進項，如今我到成了敗家子兒了，在我手裏往外送的不知有多少，可是拿回來的一個小錢也沒有。方才不是又付了兩筆，都是關王爺追命的錢，過一個時辰也怕銷投了胎的，一五一十的拿去了，天天活着就是爲了這個。」

正說着話兒外邊飯開上來了。跟她們過來請示，媽媽請姑姑到飯房吃飯。母親真正的給姑姑生了鍋子，但是鹿肉，狗肉，野豬肉都沒有，銀魚水蟹都是乾了的，野雞肉祇好用家雞肉來替代，羊肉是現殺的，還够肥，白薯是早就泡上丁的，味到下來了，酸菜是在缸底裏攪索出來的。母親說：「這個就叫做鍋子罷了，我們不過是借題目做文章，鍋子是個障眼法，我們捉妖是真的。」

關起大門來，誰來也不管，我們捉開一天。姑姑說：「這天也够燥的，我們都穿單衣服過來吃飯，湘靈過來給姑姑來寬衣，姑姑穿着短袖的蛋青色的調衫子，手腕子上一副彈珠紋的赤金鑲子。左手還多帶一個黑漆漆的翡翠單鐲。手指上僅備有一棵七星抱月的鑽戒子。右耳上戴着一個米粒大的綠玉小耳扣子，左耳上戴一個雞心形小小的紅寶金抓的耳墜子。」

媽媽穿了長袖的月白色紡綢衫子，左胳膊上一個山葡萄蓮子鑲單手鐲，手指上帶着父親送給她的光面白金戒子。正在和姑姑鬧酒。

姑姑笑着把那金鑲子的彈珠攪開，從渾圓的胳膊上褪下來。把它交給湘靈收了。便和媽媽說：「你成心灌醉我呢！我喝不了多少的，你這樣一通用火烤着，一邊讓風吹着，回頭家裏傷了風，我要找你的。」

媽媽說：「好，我們不吃酒，我們吃菜，總而言之，我們怎樣鬧怪有理，你要真的傷風了，我也喜歡的，你可以多住幾天，我天天侍候着，你也不會嫌罪的。明天咱們找齊柳柳唱大鼓，我們要盡鬧他一下去，活了這麼大，幾個春天是我們自己的。」

姑姑故意放下筷子說：「必是哥哥來信了，說明天就要回來吧？」

媽媽說：「咱們理他呢，我都七老八十的幹，我管那些，我們不還是過體己自己年罷了。就好像咱們又回到作姑娘的時代了，我常常想，那時候該多好。姊妹們有說有笑，白天在一起，你打我，我碰你的，有什麼都有意思，有什麼都好笑好玩。白天你描個花樣，我描着荷包，晚上出門拉拉拉拉兒似的，排成大隊。睡覺時滾成一個團，你爭我，我爭你的；後來一出嫁了，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替人家生兒育女了，自己落得牽牽扯扯，什麼心思都沒有了，看什麼也都沒有滋味，腦子裏七事八事，上上下下，就算白活一場，我就說什麼與家立業，賢母良妻，都是胡說，一句話活受罪，還不如死了好。我不是三杯酒蓋了臉，混嘴胡說，實在是真話，反正我也是老嫂子了，你不會挑我，我有話不和你說，和誰說去。」

姑姑笑吟吟的說：「嫂嫂說的都是我心裏話，我不過就是不想說就是。我自己說說，要不是失了體統，我真想痛快快的好好哭一通呢。嫂嫂……」姑姑斟滿了酒和母親吃了。一杯，我拿起了酒盞，又給她斟上，也給母親斟上。

鍋上頭起鍋都是挑出來，給別人吃的，到後來湯實了媽和姑姑才開始吃，姑姑不能多吃，怕晚上睡覺不好，但是這一頓飯，那湯鍋裏的差不多吃了三個鐘頭，一直吃到天黑了。

媽媽說怕姑姑勞乏了，今天早睡覺，她本想和姑姑一道睡，但怕止不住說話，明天起來大家都沒有精神。讓我來陪陪姑姑。

飯撤下去了，媽媽和姑姑在小側廂飯茶，談着馬家的許多事，媽媽安慰着姑姑，看着下人都不在了，姑姑就抑抑的落下淚來。媽媽向她抱歉，勸她多住幾天，但姑姑說，明天一定回去。後來姑姑覺得有點頭痛，媽媽說：「一定是炭烟子薰着了。」便催下話來問誰上的炭。姑姑說：「你可不要因為我治下人是罪，她們上的炭，我都看見了，都是着好了的炭模兒！我大概因為方寸心急了一陣子，身上受不住了，你給我一點什麼吃解解就好了。」媽媽立刻就自己去剝酸棗，親手去熬紅棗酸棗，熬好了再去熬到井底了去冰起來。姑姑說：「等這酸棗作好了，我的頭也疼了，我反正也不厲害，我去洗臉一洗，睡去，你陪着我。」

媽媽說：「我知道我這一忙忙，你的病就好了，我祇怕不睡，這叫借題發揮。睡去，快陪着姑姑去睡一陣子去，你也去休息一下兒。」

姑姑在我們家都有特定的枕被，專是給她來才蓋的，但是有時爲了表不親密，都是蓋母親的。這種多半是藍布一兩丈，而又拆洗得三載的被子。今天姑姑蓋的就是藍布色的金繡桃李花開的薄棉被，是媽媽去年春天和姑姑一起睡的時候，蓋過一次的，聽了母親的話，使喚人就去擡去抱，擡湯換水，添燈添香……忙個不了。

（未完）

聯合國大會特輯 (二)

宋 仁

初新的印象

在這民主集團和共產集團逐漸地不相容的局面下，這次聯合國大會如果不能成爲世界和平與安全的橋樑，便成爲世界第三次大戰的溫床。那些生命出處的重要外交家們究竟準備在這次會議表演什麼呢？他們究竟選擇和平抑是戰爭呢？這是每一個世界人民所最關心的問題。

但在大會開幕的這天，東西集團，就着柏林事件相爭不下，美國國務卿馬歇爾，英外相貝文，和法外相夏呂曼，在會前開過秘密會議，商討如何對付蘇聯。當這各國外長都欣然蒞止的時候，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却沒有露臉，叫許多代表們，都感到莫樣的不安。

會議所在羅馬尼亞外面，迎賓館的儀仗的旗竿上，纛面堆白花的象徵和平的聯合國旗，爲本年九月十七日，在盧地給阿爾之爭作調人的貝那多特伯爵及其助手基羅上校之死難，而下半旗誌哀。這一種連串的可怕的事情，使人連想到和平在今年，還是流年的不利。

法國大總統戴高樂和在閉幕典禮的演辭中說：「那期望着明天就可以安心地過着好日子，不必再擔心國家安全生命保障的千萬人民，都惟恐失掉這世界和平寶貴的機會」。

大會主席阿根廷外長布拉斯哥里亞，在演說中，呼籲和平：「世界不可能祇是兩個國家的對白，也不可能是任何一個國家的獨白」。大會主席改選的結果，是澳大利亞副總理兼外長伊瓦特當選。事前法國報紙都預測，阿根廷外長布拉斯哥里亞當選的機會較多。他的票數，沒有伊瓦特多，落選了，這是拉丁美洲集團的一個失敗。

在選舉大會下的六個委員會主席時，又反映出東西兩個集團的鬥爭了。比利時外長斯巴克被英國代表團提名爲政治委員會主席候選人時，蘇聯代表便提名

波蘭代表耶革，以相對抗，但終以東歐集團勢力孤單，以七對四十八落選。剩下的五個委員會主席的推選，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也曾經三次兩番地推薦他們中意的人物，但都沒有成功。

大會裏最惹人注意的人物，恐怕是美國國務卿馬歇爾了。他一走進大門，無數的攝影記者，都擁上去，爭取一個最好的鏡頭。英國外相貝文也很引人注意。蘇聯因爲外長莫洛托夫沒有來，團長由外次維辛斯基擔任。他代表蘇聯政府提出蘇聯的建議案，演說時博得了長時間的掌聲與歡呼聲。

爲着「柏林之圍」而引起的「莫斯科會談」已經延擱兩個多月了，但會談時斷時續，仍然沒有結果。在馬歇爾抵達巴黎之後，立即在法外相召開三強會議。要把「柏林之圍」提交聯合國大會解決。英法兩國多尙有點不願意和蘇聯抓破臉，所以主張繼續商談，理由是「交給聯合國也不會有好結果」。

當然，每日四千七百架的飛機，運糧物資去救濟二百五十萬的柏林西區居民，負擔實在太重了，也難怪美國着急。美英法除開三外長以外，把在莫斯科商談的代表顧問專家調來還不算，另外還把德佔領區的軍事統帥也請來商談，看形勢顯露十分緊張。

女代表雖有好幾位，但最出色的要推印度代表團團長尼赫魯之味潘迪特夫人了。她雖披着斑白的頭髮，但在美麗的印度特有的長拖及地的「紗籠」襯托之下，顯得十分大方。在會場裏，她熟人多，人緣也好，所以顯得十分活躍，因之也得到大多數代表及觀衆的讚美。另一位受人注意的女代表，是美國代表團的羅斯福總統夫人。

倘以團結力量來說，恐怕要推阿拉伯集團及南美集團了。當舉行選舉時，他們一投票不是阿拉伯便是埃及。南美集團在推選各委員會候補主席時，也十分表示着利權不外溢的原則。同樣情色而團結力最差的恐怕是遠東各國了，他們好像不十分往來，倘若有的，便是中國代表團的推薦菲律賓代表爲六個委員會主席之一的這回事了。

美蘇的鬥爭

聯合國成立的目的，本來在於「促進國際合作，保衛世界和平」，這是愛好和平的國家及其人民所對它寄託的希望。不幸企圖樹立世界霸權的國家，自第一屆聯合國大會舉行時，便有意使這個保衛世界和平的神聖機構變質，破壞聯合國憲章，推毀國際合作所依據的原則，並更進一步想把它變爲推行帝國主義政策的工具。

戰後三年以來，美國獨霸世界的政策，一直與聯合國的基精神相對立；它一直爲使聯合國成爲它自己的合用工具而努力。它爲了達此目的，第一步是着手取消否決權，第二步是準備把蘇聯排出席聯合國。在聯合國第二屆大會席上，它曾提出了建立「和平安全委員會」的提案，這個委員會包括五十五個常務委員，而五大國在這個委員會裏是沒有否決權的。這樣，便使安全理事會等於零，而聯合國的存在也等於零了。

蘇聯爲了要抵制美國的獨霸和他自己的利益，在前次聯合國大會中，曾提出實行國際裁軍和廢除原子彈的議案，因而博得了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的讚許，便是美國，在世界和平的壓力之下，也不能不表示接受這個原則。

在一九四七年第二屆聯合國大會中，美國因爲硬性取消否決權的辦法行不通，乃設法迫使蘇聯退出聯合國。他們建議成立「小型聯大」，一期使完整的聯合國劃分爲二，一個是以美國爲首的英美集團，另一個是以蘇聯爲首的東歐諸國。繼又成立巴爾幹委員會，朝鮮委員會等組織，以孤立蘇聯。而蘇聯和它的所謂衛星國，却並不退出聯合國，仍爲爭取世界和平及促進國際合作而繼續努力。

在本屆聯合國大會舉行的今天，東西兩個陣營之間的鬥爭越來越尖銳，因而分歧也愈甚。因此，聯合國就成了兩個陣營的外交政策發生激烈爭辯的場站了。儘管這種爭辯不會有什麼效果，但是兩個陣營的對立及其衝突的造因，總會暴露出來的。

大學 生 專 欄

簡談大學任務

劉永復

如所周知大學這個教育機構在實際的表現上並非常龐大的，它的一切設置陳列……可說是金錢消費最大的場合。它的任務表外裏上看去不外是知識的灌輸。然而我們知道，知識的灌輸，並不是僅限於學校，學校以外的社會正蘊藏著無窮盡的知識，「社會就是大學」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而且進入大學是一種花錢非常龐大的行動，它的所謂灌輸知識更受著某種限制性的條件。在印刷術發達的今天，書本的價值極低，以少數的金錢可以購買大量的書籍而且這些書籍是你所心愛的。當你在社會中一方面從事書本的研究，一方面從社會中找出相引證於書本中知識的經驗，對於你的學問發展是遠甚於被圍在大學園地的利益為多。照這樣說：大學並非無有存在的價值，然而事實不然，自十五世紀以來大學却興起雲湧極盛一時。事實告訴我們大學在今天社會中是有其絕對存在的價值的。

為什麼？這就來談到大學存在的理由了。曾記得英國哲學家懷黑德教授（P. A. N. Whitehead）在他的《大學及其功能》（Universities and their function）一文中中有過申論，他認為大學的任務乃是在保持知識與生命精華間的聯繫，在聯合著老年人和青年人對於學問共同理想的討論。意思是說大學是灌輸知識的，然而這是灌輸的灌輸知識。這裏所謂灌輸，懷氏的註腳說：乃是不能和事實分離的。這個灌輸就是照事實的一種方式。而它的任務，就是在映出適合於事實存在的普通原理，然後再由這原理灌輸我們現有的境地找出一致的一切的可能性。懷氏的理由是：我們探納的。一個大學至要在它的前途上呈現出一個新世界現有的遠景。在保持生命精華上確實能顯示出滿足的任務。

當然青年時就把理想給以規律化的訓練，這理想是可以保持終身的。年老的教授們，他們愛過理想有規律的訓練，他們愛過飽的經驗中體壯起來。他們的理想是通過經驗的檢查。當這理想通過經驗嚴格的檢查和那青年人有生機有希望的美麗的理想拉了手。這將會生出什麼結果呢？人類的文化得以保持與發揚光大了。

也許有人認為這是過分誇大了大學的任務，在這方面心理學家却按排下了引證：他們由實驗中找出經驗與理想的結合，的確確的顯現的對激。大學是發明的園地。說這是文化的保持者與發揚光大者並不為過。

一個大學假使它對於理想的知識灌輸未行作到的話，那麼它就放棄了它對社會文化所應負的責任。一個大學完全失去了社會的意義。我們需要這種大學嗎？

懷氏我們的四兩我們的大學教育做到這種地步了嗎？我們的大學歷史還很短促，當然我們不會有青年的要求，然而對於理想的知識灌輸的傾向，我們發現了嗎？這是值得我們深省的。

今天搖盪在大學教授裏是門面主義，是形式主義，是傳授主義，是書本主義，是知識本位主義，是高高不可攀主義。在大學的境內我們看到的是年青人的頹唐，是帶有灰色色彩的保守，是那些為黨為派的爭鬥場所。於是富有理想的大學生不願灌輸了也不能灌輸了。善於把經驗組合成的理想的教授，也不願灌輸不能夠去執行他的任務了。大家各站各的本位，我教書你教書，完全回復到說三字經的時代。

這是非常危險的現象，這簡直是五十年來的文化在我們的眼前實行慢性自殺。為著我們的文化前途，也就是為著我們民族的存亡。我們的大學教育是要重新估定他的任務的必要。我們不希望如何做到創造文化的理想——當然如此更好，至少今天大學的任務要做到保留文化與溝通文化的地位。

成功多在校外

呂良棟

拆開一封來信，劈頭一句就使我感到不少陰沉的氣息，「昨日昨晚載X之大之新生榜示，弟又名落深山，甚感慚愧，至為痛苦，真是死路一條……」我不忍再往下看，不用說這又是一位落第考生的呻吟。這幾天各大學正紛紛出榜，一打閱報紙看到廣告版那一塊塊密密麻麻的十幾行名字時，心裏就會顯上一個問號「落第知多少？」每個學校的錄取比率起碼在二十以上，試問那佔絕大多數的榜上無名的考生將往何處去？在今日的教育制度下，中學畢業唯一出路就是投考大學，現在此路既已不通，他們怎能不徬徨，呻吟？在未投考以前，每個人都憧憬著大學是個皇宮，是座超度凡人到成功之路去的橋樑，是自己一生的轉捩點，現在落第了，無異是眼前途絕，美夢打破，難怪他們要悲傷。尤其是一些投考多年的「老童生」，今年再沒有取上，那就已應了一句俗話叫做：「實屬死腦子，絕了望。」他們多半以為這一輩子是再也沒有機會深造了，將來更休想會有什麼成就，十九是頹唐地收拾書包回家去吃老米，或是找個小學教員做做，抑鬱一生，自嘆命薄。這些投考的失敗英雄們的痛憤同情和援助，有些人主張多設先修班和春季班，這當然可以拯救一部分人，但是對於全部的落第者仍無濟於事，而且先修班設立過多等於不設。真正有效的辦法還是要從挽回他們灰冷的心裡做起，使他們自力更生，拿出勇氣來去自我奮鬥，相信不進大學也能成功！

基於這點，所以我首先要奉勸落第的朋友們應該想開一點，不要死心眼兒以為大學

果真是個十全十美的讀書地方，每個人在這進大學之初或許會覺得極新奇，滿意，等到一學期下來，你準會暗暗地罵上一句：「他媽的，原來是塊招牌！」你看，四五十個同學擠在一間課室裏，教授在上面閉關講課，大家個個頭記筆記，下了課，各走東西，師生就是這麼一點關係，考起書來，筆頭再抄上考卷，教授開卷眼睜睜地大家方經。莫名其妙地混完一年你還不知道怎麼過去的，除了一疊筆記，鞋子裏仍舊「空空如也」。就是圖書館吧，動輒就閉門十幾層，等你把借書單伸過去，一響「借出」就又被回來了，原因是幾千學生圍著這轉不靈。就這樣渾渾噩噩地吃四年青菜豆腐的伙食，抱着一張文憑，老氣橫秋地走出了校門，算是畢業了，榜樣何處，何去何從？恐怕連飯碗之地都成問題，到頭來，依然我，欲哭無淚。這就是大學給你的恩惠，過去時和出來時不相差多少，仔細分析下，一年級所學的大半是僅習高中的課程，外加幾門「通論」，「概論」的新課，三年級算是多讀了幾本書，應該是最繁瑣的四年，四年級是「畢業老練」，一篇論文就過走了這一串高貴的歲月。真正讀書的時光說起來祇有兩年，兩年在「生的學習過程中佔得多麼渺小！這非但不能決定你一生的成就，連影響恐怕也談不上。所以很多名人的成功能靠自學起家，世界馳名的數學家華羅庚就是一例，有些人雖然受過高等教育，可是他們的成就也並不是原來所讀的書料，最後是學海軍的却成了我國翻開世界的開山鼻，魯迅是學醫的，結果竟成了文豪，郭沫

友們應該想開一點，不要死心眼兒以為大學

天我們再不能讓我們的文化開倒車。我們的當政者，在這方面是要加以警惕。放寬教育管制的尺度，協力來開放大學學術自由的風氣。這不是為我們自己着想，這是為整個中華民族文化前途的問題着想。

一九四八、十、七、

若也是學問的，現在却在考古學方面露頭角，取得碩士的榮譽，戲劇家洪深當年在清華學院畢業公費赴美留學，在工業的，請知此類例子不勝枚舉。他們之所以能夠成功，完全靠自己的興趣和始終不斷的努力，因為離開學校以後才有更多的時間供自己利用，才能集中全部精力去研究自己所愛好的學問。第第的朋友們，希望你們不要氣餒傷心，暫時無地不可求學，俗語說：「一條大路通羅馬」，祇要自己奮發用功，不甘墮落，遲早總會出頭，記住成功多在學校之外！

一般大往往往把大學當作是抬高身價，顯耀專門的一條大路，所以無論貧富貴賤，中學畢業之後一齊湧入了考場，結果縱使錄取，也會叫他失望，大學不過是僅僅替你打開了一個書庫的鑰匙，有否成就，還要看你自己的用功，如果自始就把它當作是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那就根本錯了。美國大學真有幾句流行的話說：「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什麼都知道，到二年級時知道的就少了，三年級知道的更少，到畢業時什麼也不知道了。」從這話就可看出大學到底不是怎麼一個地方，它是這樣的空泛渺茫，要想真正研究學問，還得自己腳踏實地地去做用功，儘量

如何為失學青年着想

朱育人

今日中國大多數青年皆為大學的金字招牌所迷眩，暑期各大學的考區湧着來自各地的考生，在炎熱的日光下，汗流浹背的在這一校到那一校地趕着報名手續及應試，由於報考人數的太多，結果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被推下失望的深淵，以他們在暑中的努力和所受的痛苦換來了這樣的結果，實在是夠慘了。

我國政治腐敗，早經國內外名流學者昭然揭示，今日已為人所公認的事實，現政府中自高級官員始即派系紛然，各立門戶，互爭權勢，陰謀叢生，藉作政治資本，以利益為服務之目的，私人利害重於一切，謀職須求門路，做事要發後台，懷理提議忠貞亮節之士，多不見用，吹牛拍馬說說好話之徒倒反多高爵要津，受過高等教育而不能讀管或無大刀快劍以作後台的人，大抵失業何況一班中學生毫無疑義的更不中用了，再加以官階政治的運轉產物——形式主義的過分猖狂，奉文憑若神符，不替你的辦事能力怎樣，先要問問你的資格何如，他們常賴用一些在天酒地沒有學識的大學生來濫字充數，却不願用一些精明強幹知識豐富的中學生來實實在在

利用圖書館，這種求學方法在校外不也可以做到？何況校外的天地遠大得多，理論和實際已可配合，更能適應自己的才能去應用，去改進。有識之士早就認為在未來大學和出國留學以前應該有一二年的社會服務社會，可以實際體驗生活人情。學生本來就是要「學」習「生」活，現在能夠有機會去實際親身體驗，當然遠勝在書本上尋求。大學在一生之中不過是一個涼亭，可供你歇息飲茶，精神你還是要向生活之途邁進。牛津大學教授麥克考倫 (Dr. B. MacCallan) 先生說得好：「『大學』也祇算得上一個涼亭，『未來生活』的會客室而已，進不進去無所謂，反正到處都可以遇見『生人』的。」所以，第第的朋友們，與其化上這幾年工夫去大學裏走一遭，到頭來還是憤恨地要在社會上創造自己，還不如從現在起就去埋頭努力，這反倒是一條捷徑，一條成功的捷徑！我勸你切不要埋怨自己的命運不好，這是頑廢者的舉動，還是及早打起精神，收拾一兩年來投考落第的哀傷去，去向往生活學習！拿破崙說過這樣一句有氣魄的話：「大丈夫應以能力勝過命運。」你不妨把它奉為主事，社會之大，何處不是學問，祇要你不隨世俗沉淪，遲早總會成功。

大學使我失望

吳敏

我十分難得地考上大學。同時到這大學來上課已經快一個月了。在將近一個月時間裏面，我可以說太略嘗試了一點點大學生活的滋味。我感覺到失望了，因為事實與我原來所想像的相去太遠。

這些皆不是問題的主要癥結，難道叫中學生都學大學才算合理嗎？環顧全球，無論歐美各國皆未有如是計劃與措施，由於大學不能無限制的招收青年，不以考試甄選的方法來錄取，誰又能出一萬全的妙計呢？且大學的錄取名額皆預先定好。未嘗聞因考生成績而大量增加或減少者。在這裏我要聲明，我絕不自目的反對大學數目增加，但大學數目的增多，一定要在適當的限度內。

我原來想像中的大學，以為裏面有許多權威學者的教授，可以教導善誘地給我許多寶貴的啓示，但事實大為不然。裏面不但沒有一些權威學者，就連一些安份守己的教書匠都少有。這大學的教授和講師，除極少數專任的以外，大多數都是兼任。他們住在離學校好幾里的上海。因為他們還有他們底事業，到這大學來教課，只是想多賺一點點票錢，對生活多有一點補助而已。這一來，他們當然不會安心教課了，記得從開學以來，我同幾位教課的先生，除開上課（通常常請假缺課）之外，根本就難得有碰頭的機會，我上課等於聽留聲機，抄下的筆記還是幾十年前以前的老古董。我真不知道這些先生到底在搞什麼把戲，所謂誤人子弟，一點兒也不錯。

我原來想像中的大學，以為裏面有許多多天真純潔的朋友可以互相研究，互相討論，但事實也大為不然。這大學裏有少數的黨棍橫行霸道。他們敢於把持大多數同學的意見，與風作浪，給不許的學府裏添了許多風波，而大多數同學又都抱着一種不聞不問的態度，真有點像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樣子。這一來，那些黨棍子就更可以為所欲為了。他們天不怕，地不怕，就的如胡適之先生說的，把學校當作了租界，這大學可以說給他們搞得烏煙瘴氣了。弄得彼此懷疑，彼此不信任，當然更談不到研究學問了。

我十分難得地考上大學。同時到這大學來上課已經快一個月了。在將近一個月時間裏面，我可以說太略嘗試了一點點大學生活的滋味。我感覺到失望了，因為事實與我原來所想像的相去太遠。

我十分難得地考上大學。同時到這大學來上課已經快一個月了。在將近一個月時間裏面，我可以說太略嘗試了一點點大學生活的滋味。我感覺到失望了，因為事實與我原來所想像的相去太遠。

流亡在天津的東北學生

岩 秋

北 平 通 訊

生」在教養運動不顯就覺
大氣，黑學生笨，不用功！
很少能夠領悟善誘的教學生
。也不想自己從小讀中國
書，當年到中學的成績又如
何呢？這豈不是把苗助長，
徒勞無功嗎？

記者以爲台育的學校教
育，應徹底改革。國民教育
要實行義務教育，使所有適
齡兒童，都有就學機會——
據報最近通曉兒童的就學
率，已達百分之八十以上，
但仍嫌不足，因爲街頭到處
可見游蕩的兒童。殘廢教育
亦應普遍實施。中小學的各
科課本，應另行編纂，以

適合他們的程度和需要，慢
慢的由淺而深。最主要者仍
是根據推行國語國文，因爲
這種最基本的工具不備，其
他一切都是白費。此外專科
以上學校招生時，決不應使
台省學生和內地學生立在同
一地位競爭，否則台省學生
永不會勝過內地學生。這雖
不是寬容台省學生，使他們
不能趕上內地學生，而是在
目前的情況下，事實如此，
不能求之過急的一種過渡辦
法。因爲中等學校畢業的台
省學生，現在既未受專門職
業訓練，政府又不能使其每
人有工作，他們再不能升學

，這不是又逼出很多高等游
民嗎？內地各省此弊之流毒
已很大，台省也要步其後塵
嗎？

在這天災人禍遍及全國
的時候，台省是唯一定安
和平的乾淨土。政府和人民
都重視它的前途，都不願它
也落入同一瀾流之中。台胞
在日常生活習慣上，在人情
風俗上，因爲有過去的訓練
，都較內地爲好。只要有計
劃，用奉公守法的人，實幹
苦幹下去，前途是很光明的
。當然方法是多方面的，但
最重要的還是先從教育方面
着手，才能達到理想境地。

十七年離父母逃亡。十
七年離子女及流淚。東北兩
代人相交的是悲運。流亡在
天津的東北四五千學生，住
廟宇，睡草席，風吹雨打，
吃不飽飯，讀書還無消息，
他們傷心的說：「我們不知
豬狗，豬狗還有主人照顧的
。」

年來，以東北軍在關係，師
生心理上大爲不安，無一不
隨風飄搖。一盤學期是在
在牛棚頓頓下荒度。學生
不甘心窩窩在「牛棚」裏，
肯進取的，敢惹炮火的，實
處身邊所有，成羣結隊入關
，想找到一個安定的讀書環
境。到了北平的學生，他們
承認在「牛棚」裏被囚禁到
了一種程度，半年來沒有好
好上課，以往所學的也不夠
用，雖然是在往着平津著名
的學校，但無力參加轉學考
試。所以他們希望教育部在
平津「寬收嚴教」，給他們
一個新的上進機會。流亡入
關的東北學生一再增加，兩
個月以前，東北人士在南京
呼籲，教育部才決定在北平
設立東北臨時大學，在北平
設兩所臨時中學，只是一道

命令，並無準備。消息很
快的由南京傳到東北，各種
大字標題，說是收容東北流
亡學生，有了費，有書，有
住處，從此被救救多時的
東北學生，如潮水一般湧進
關里，由一千增至五千人。
到北平以後，臨大只有黃寺
的三棟房子，臨中連影子也
沒有，學生一批接一批的走
進廟宇與雜民所，原在東北
的各學校，還留有少數走不
動，或不想走的學生，守着
如死過人的空空教室與宿舍
。關內外東北教育，一個不
徹底的教改計劃下，半身不
遂，因而四散離散，對學生
不能救濟，反而送了孽。關
於設立臨大，各方有這樣一
個意見：照今天東北情形來
看，大學教育，絕不能真正
就前進，環境不安（長春大

學在火網中，長春師範由永
吉撤了一半至瀋陽），教授
不齊（沒有一校一系有足數
專任教授），既不能教書，
也不能讀書，教育部在此時
就應該有個斷然政策，索性
下令國立各院校遷平，集中
爲聯大，或分別上課，如此
比之另設臨大，凡是教授團
體，儀器，都有點大學樣子
，辦大學不是搭棚，今天動
工，明天完成，那麼將來給
予學生們的是什麼？現在是
臨大一定要設立，原在東北
的各院校，照樣繼續辦理，
弄得虎頭蛇尾，兩邊全夠大
學條件，同樣是「牛棚」要
泡爛了學生，一個新計劃，
找不出半點好處，如何收回
，或重新訂定。

最近更有一件令人不解
的現象，教育部並無令國立
東北大學，國立瀋陽醫學院
，國立長春師範學院遷平，
而三院校長劉樹勳、徐誦明
、方永蒸，全在北平處理校
務，三校半數以上學生，在
東北發了兩三個月公費，分
批乘飛機來平，圖書儀器也
在裝運，各校在平租有校址
，收容學生。東北今年暑假
高中畢業生約兩千人，無大
學可入，無力進關升學，無
職業可就，六月十七日瀋陽
會議呼籲東北要保留一所
大學，六月初旬遼寧教育廳
長吳希庸來平，請求國立院
校到東北去招生，六月廿三
日衛立煌總司令電請多派
人去瀋陽設招生處，並可補
助用費。東北國立各大學隨
便遷走了，高中學生沒人管
，混亂程度一至此，各校
當局與教育部如何向東北人
解釋？

臨大雖然收容的工作運
沒有完全做到，教育部的命
令却先到平，除國立院校學
生外，不收容私立院校學生
，理由是私立院校未立案，
學生無學籍，或未呈部停辦
，如果這些全是過錯，不能
加在學生身上。學校未立案
而招生開學，是教育部不管
，朱家驊部長，程其保率領
的東北教育視察團，實會樹
督學先後到過東北，也視察
過各校，爲什麼任其遷收學
生，不就地下令封閉？今天
反把學生當罪人，予情于理
講不通，未呈報停辦是學校
的責任，如瀋陽私立中正大
學，瀋陽私立女子文理學院
，瀋陽私立勤海大學，長春
私立松花江大學，如一陣風
似的刮過去就完了，現在已
經停辦，教育部追究責任嗎
？關心過學生的出路嗎？不
管不問，就讓數千學生永遠
流落，耳不聽心不煩的態度
要不得。臨大負責人談起東
北私立各院校，他們另有一
個理由說明，不能收容的原
因，確是接近實情，「還有
幾個私立院校在東北繼續招
生收了學費，發給一張學生
證，學生拿着進關，要求入
臨大，臨大必有人滿之患」
。曾在南京要求設臨大的東
北王化一對私立學校的
這種行動大爲不滿，又一位
東北人士認爲東北最高當局
不能再放任，一定要干涉那
些假教育家，教育部也不能
視若無聞，讓他們做教育生
意，負責辦教育的把教育本
意完全糟蹋了，去受教育的
也被教育欺騙了。逃到北平
的東北學生幾次招待記者控
訴：我們失去了考國立院校

的機會，只好報考私立學校
，學校是否立案，我們不知
道成立東北臨大的宗旨，是
收容東北流亡學生，今天教
育部把我們辦臨大門外是
沒有理由的。教育部要遷
換辦法解決，如果認爲私
立院校學生程度不夠，可採
用臨時籌備委員會的建議，
採取甄審辦法，分別收容。
若根本不容許私立院校學生
，應該知道東北地方，私校
學生不再入關，事先不說限
制，事後又要限制，所以只
要得虎頭蛇尾現象，不好收
場了。

平津兩市中校是候教
湯樹仁早已派定，侯氏由張
家口到北平一個多月，沒有
經費，找不到房子，不敢與
學生見面。湯氏遠在長春，
飛機不能降落，無法出來。
「平津兩市中已着手籌辦」
，這顯然是謊話，是對流亡
的（天津千五百中學生北平
五百人）中學生一個欺騙。
湯校長不能入關，教育部委
留平的長春臨時會議議長畢
澤宇籌辦天津臨時中，侯校長
不露面也不辭職，教部就該
另派別人，早點撥款，限期
籌備，不必再拖，拖並不得
不到好處，各地方當局不能
略盡地主之宜，協助找校址
，在情理上也說不過去。

流亡天津的全是中學生
，共一千五百人（據畢澤宇
稱）。流亡在北平的根據社
會局臨時大會推選，東北回
會統計，東北先修班六百七
十六人，住文廟教部部址先
修班七百五十人，住廣化寺
，瀋陽私立遼東學院二百廿
七人，住國子監雜民所，瀋
陽已經停辦的私女子文理學

